



## 普救群生 善良本性

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已過，向以靈籤有求必應見稱的齋色園黃大仙祠卻仍然遊人如織，香火鼎盛，由於香港受疫情影響，許多人不能外出旅遊，祠廟除了供人參拜外，也成為景點之一，尤其今年踏入百周年紀慶的齋色園，是廣大市民的好去處，黃大仙的歷史更為人津津樂道。

在黃大仙祠拾級而上的主殿正門前，有一個寫上「金華分蹟」的石牌坊，說出了黃大仙聖蹟溯源自浙江省金華縣；而在牌坊的背後，刻着「叱石成羊」四個字，道出了黃大仙的一段神蹟。

中國歷史上，黃大仙（又名：黃初平）真有其人，四庫全書也有記載，黃初平出生於浙江金華蘭溪一個很貧困的家庭，以牧羊為生，天資聰慧，一天在趕羊的時候，被一位神仙收為徒弟，幾經修煉，得道成仙。

而在齋色園內，有一個「仙鄉吉羊」的漢白玉石雕，就是表達黃大仙「叱石成羊」的故事……話說有一天，黃大仙的哥哥黃初去找弟弟，又問他羊群去了哪裏？黃大仙對着白石叱喝，石頭都變成羊，這就

(待續)



●黃大仙祠拾級而上的主殿正門前，有一個寫上「金華分蹟」的石牌坊。  
作者供圖



## 改變自己尋找生機(上)

一轉眼疫情影響我們的生活已經一年有多，有些因為疫情賺了大錢，有些因為疫情沒有了工作、沒有了家庭、沒有了健康，娛樂圈更甚不景氣。

我在這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個人經歷給娛樂圈的兄弟姐妹們，幾天前我參與了一間餐廳的開幕，見到一位娛樂圈前輩，因為沒有了大台的監製工作，他便開展了一個新的生活，就是尋找任何能夠賺錢的機會。

開初的時候，他找了一些投資者展了網絡直播節目，當然這個薪金不復以往，所以再尋找其他拍攝的機會，但因為娛樂圈受疫情影響，有很多幕後的朋友都沒有工作做，所以也有很多幕後的拍攝隊伍都在尋找其他機會，在那麼多競爭的情況之下，他嘗試投身另外一個行業，便是飲食業。其實之前他已經參與很多不同的飲食業工作，但是投資也不是那麼順利，直至到今次最後一次，



## 歐體書法

新冠肺炎疫情還未過去，便有人要來學書法。

學生是李欣怡和李明軒兩位小朋友，家長指定他們要學歐體。

歐體，即歐陽詢書體。歐陽詢是唐代書法家，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並稱「初唐四大家」。其書體法度森嚴，且於平正中見險絕。代表作《九成宮醴泉銘》是最多人學的唐楷。歐陽詢最初仿效王羲之，後採納眾長，獨闢蹊徑，創立其勁險剛健的獨特風格。

《宗聖觀記》譽歐陽詢楷書為「翰墨之冠」，時人評：「歐陽詢書若草裏蛇驚，雲間電發，又如金剛瞋目，力士揮拳。」日本人伏見沖敬認為：「他自己的書法特別是他的楷書既不能說是北派，也不能說是南派，而是以他自己的東西將陳舊的間架結構法完全取代了，並且，他將用筆法極端地

縱觀歐陽詢的書法，渾穆、挺拔、險勁、嚴肅和理性，以風神骨氣取勝，是千餘年來楷書登峰造極之作，確是世人學書典範。



## 財政預算推動創科好橋

上星期最矚目的新聞，應是財政司司長發表財政預算案2021。司長表明將繼續注重科技發展，以創科推進經濟增長，將香港建為創科中心；具體措施包括推動及資助本地科研及創科行業發展、善用科技抗疫防疫、推動再工業化、發展創科基建、協助各行各業引進創科提升效率、進一步發展政府電子服務、由小學開始加強人才培育、吸引更多人才來港等，完全能回應時代需求，值得一讚。

香港科技人才一向短缺，政府決定從小培養本地科技人才，加強中小學的STEM教育，將「中學IT創新實驗室」推展至小學，通過課外活動加強小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及應用，值得支持。而政府計劃將本地大學理工科學生參與創科行業短期實習的資助恒常化，對本地的科技人才培育，亦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對於疫情下回復經濟活力，政府亦有不少好橋；最重要的是延長中小企貸款百分百保證計劃多半年，令中小企業可獲銀行發放相當於6個月薪金與租金開支的貸款，在尋求現金流上得到喘息機會，從而保障了不少職工的飯碗。

疫情下，社會進入「新常態」，不少企業已進行數碼轉型，引進創科開拓業務。財政預算宣布再注資10億元在「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遙距營商計劃」，資助企業的資訊科技方案及僱員培訓開支，的確正當其時。而政府資助香港貿易發展局開發虛擬平台，以增強舉辦線上活動的能力及進行數碼化，令香港產品可以經由平台向海外推廣，亦為戰勝疫情的好橋。

財政預算案中，引來最多討論的，相信非「電子消費券」莫屬。政府將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鼓勵及帶動本地消費。計劃將分五期，每期發放1,000元消費券。觀乎澳門的經驗，消費券既可減低市民消費購物的負擔，亦能令商號有生意可做，繁榮市面之餘，亦能重建消費信心，實在是一條多贏的好橋。

然而，構思雖然好，但如何具體執行，卻是一大挑戰。首先，電子消費在香港並不算非常普及，八達通可能是一個比較適合的選擇；可是，如何防止消費券被濫用、盜用或一人多券？再者，並非很多商號都有收取八達通，如何令商號降低採用門檻？如何降低每單交易的徵費負擔以免過度影響營商成本？相信是政府需首先解決的問題。

郭Sir自稱是下世紀藝術家，走在最前端的現代人，別人眼中他行為怪誕，實在他各方面都成就非凡，繪畫、雕塑、環境裝置、水墨畫、書法等等！2011年，郭Sir更代表香港出戰「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盛會，吸引了7萬多人次，展廳內，除蛙王即場演出外，還有青蛙眼鏡、「九百萬件作品」、蛙王博物館珍藏等等，絕無冷場！

郭Sir作品一向天馬行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如1979年被邀請出席，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首次對外交流文化活動：北京工藝美術學院交流展，「我將帶來的幾百個小白膠袋吹起，串連成一線，在長城兩處更樓之間拉扯起來，展示了『長城膠袋行為藝術裝置』，後來我到天安門拉起膠袋串，解放軍看得莫名其妙，我拍了照片，照片中見到天安門前面毛主席的肖像。幾年前，在韓國搞的一個巡迴展：『冷戰時期藝術家異常的作品展』，我那一張天安門照片竟出現在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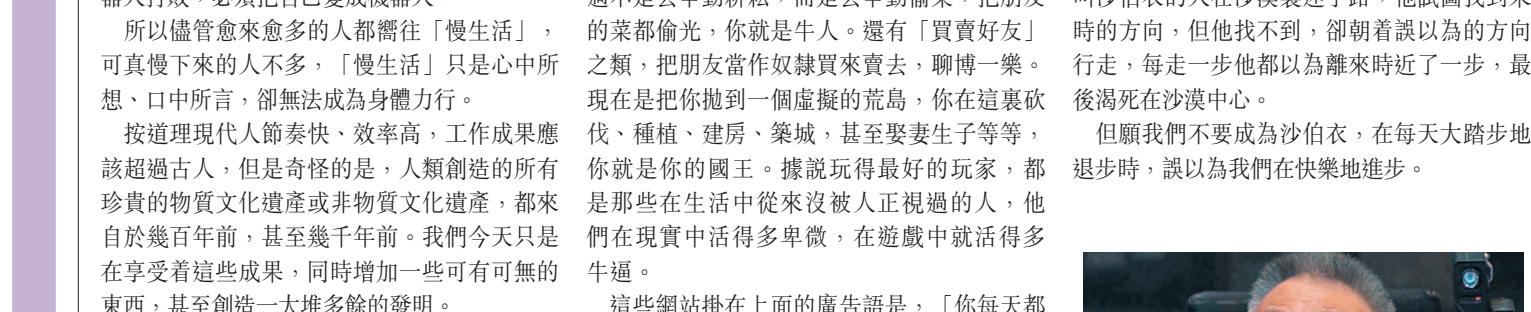
位退化」。

說得好像很嚴重，在我看來，比這還要嚴重。那些「開心」的網站可以讓玩家屏蔽掉面前的現實，但代價往往是讓他們最終被現實所拒絕和拋棄。當代人從整體上在退化，這是不爭的事實。汽車愈來愈多，肢體愈來愈弱；食品愈來愈精，胃口愈來愈小；錢包愈來愈豐厚，慾望愈來愈膨脹；醫療愈來愈發達，疾病愈來愈可怕。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不是現在的傳染病愈來愈多，而是我們的免疫力愈來愈低下。

跟身體的免疫力低下比起來，我們精神的免疫力更是江河日下。孔子時代沒有電腦、汽車，但有了《論語》，此後的2,500年，沒有思想能出其右。春秋戰國時期，孔孟老莊紛紛出世，後人只有解釋、補白的份，我們的思考能力沒有漲分，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菜可以偷了。偷了孔孟老莊的菜，佔了孔孟老莊的車位，然後我們讓孔孟老莊去「打醬油」，我們每天都在快樂地退步着，卻以為我們在進步。這本來是二十一世紀最不開心的事情，現在卻被當成最開心的標本，在網絡世界裸露着，在白領人群傳染着，像不可遏止的傳染病。

記得看過一本書，書名忘了，大致是說一個叫沙伯衣的人在沙漠裏迷了路，他試圖找到來時的方向，但他找不到，卻朝着誤以為的方向行走，每走一步他都以為離來時近了一步，最後渴死在沙漠中心。

但願我們不要成為沙伯衣，在每天大踏步地退步時，誤以為我們在快樂地進步。



●吳孟達演每部電影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過年的時候，總是能夠聽到身邊的人說，愈來愈沒有年味了，過年愈來愈沒有意思了。這些話聽起來很無奈，也許也是可能因為一些習俗的改變，時代的變更所致，但是其實也折射出一個人的心靈，是比較古板的守舊的。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們的心靈，其實也是很適合的。通俗一點來說，就是我們只是懷念着過去的感覺，急於給當前做定義，我們不懂得收穫新的體驗。所以我們積存起來的就是消極的想法和體驗，進而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

過年真的是那麼的枯燥無味嗎？我相信很多的讀者朋友，都會覺得其實是挺幸福的。那如果一定要問這種幸福是什麼呢？是那些很固定的過年傳統習俗嗎？不，其實是人的一種心靈狀態。就好像我們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如果你對某個生活環境感

到厭倦，我們就會建議你換個地方去走走，哪怕是三五天的小旅遊，把你的眼界打開，把你的心靈放空，切換自己陌生的目光，去感受你所看到的聽到的，去輸入一些新鮮的東西，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氣，再讓你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就會覺得不一樣了。但其實你回到的這個環境，還是和你走之前那樣，那為什麼你又覺得心情愉快了呢？這就說明環境好不好，其實很大程度在於你的心靈，這就更說明了我們要及時去收穫新體驗的重要性。

讓心靈收穫新體驗，我們也不能總是依賴着旅遊，去改變一些什麼東西。而應該是改變自己的心靈，也許當你換了一種目光來看待，原來覺得很糟糕的生活環境，也會有另一種特別的美。曾經煩惱討厭的東西，也會重新引起你的思考。所以我們才要及時換位去感受、去思考、去汲取一些新鮮東西，我們才能過得更加有意義。

## 「香港第一代行為藝術家」——蛙王郭孟浩



才華洋溢、喜歡收藏舊物、視錢財如糞土的「香港第一代行為藝術家」蛙王郭孟浩。

他的場刊封底內頁……其實翻動中國藝術發展歷史，1979年記錄的第一件行為藝術作品就是我蛙王叔叔！」

郭Sir的作品價值連城，又常常贈與別人，他曾將那幅價值9萬元的作品，即場撕開送給現場每人一小塊，「物質世界是帶不走的，一定要與社群分享！我不會放過任何社群傳承，繼往開來的工作。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找一處兩三千呎的地方繼續我的蛙王博物館，可以自由創作、展示作品和珍藏。」

正如郭Sir大弟子曾德平大師兄所言，「老師貪玩，卻嚴謹又堅持，是真善美的典範！他不斷提醒我們：生活就是藝術！要擁抱如青蛙般的樂觀、好奇的精神！」

在此祝願在有心人幫助底下郭Sir的心願達成，青蛙博物館很快有立足之地！



●祝願郭孟浩開青蛙博物館的心願快些達成。  
作者供圖

## 光陰是用来虚度的

這個時代每天都在進步，同時每天都生病。在進步中生病，在生病中進步，以至於最後已經愈來愈難以分清楚，什麼是進步什麼是生病。

尤其是在這種被稱之為「日新月異」地進步的理念下，每個人都像被打了雞血一樣地拚命，拚命工作、拚命賺錢、拚命勵志，最後真的把命給拚了。

這幾天達叔吳孟達走了，那個和星爺周星馳一起讓大家笑了幾十年的超級配角走了，結論是被肝癌打敗了，但其實是他為了養活一家人拚命拍電影、拍電視、拍廣告給累死的。前陣子音樂才子趙英俊也走了，他做的音樂在許多電影裏活着，最新的電影他還沒撈着看，也急匆匆地走了，他和大叔得的是一樣的病，但病根也是一樣的。很久以前，不斷有名人明星早早地從人生中謝幕，也都是因為太拚命，把自己拚沒了。

於是每一次都會在網上引起一陣喟嘆，更多人會反思快節奏生活對生命的損害。但是，哀嘆歸哀嘆，沒過幾天一切復歸原樣。工作的車輪以更快的速度飛轉，996的全天候工作制已然成為職場的常態。大家習慣了像陀螺一樣的生活，在機器人即將主宰的世界，人為了不被機器人打敗，必須把自己變成機器人。

所以儘管愈來愈多的人都嚮往「慢生活」，可真慢下來的人不多，「慢生活」只是心中所想、口中所言，卻無法成為身體力行。

按道理現代人節奏快、效率高，工作成果應該超過古人，但是奇怪的是，人類創造的所有珍貴的物質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來自於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我們今天只是在享受着這些成果，同時增加一些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創造一大堆多餘的發明。

很多人以為，光陰如白駒過隙，一去不復返，所以要抓緊時間多做一點事情，彷彿只有這樣才能留住光陰。其實，真正抓住光陰是需要慢下來的，你只有在「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的時候才能觸摸時光的流淌。也只有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慵懶中才能體會閒情逸致。

從某種程度上說，光陰正是用來虛度的，過

於功利地對待它，只能適得其反。你在一生腳步匆匆地朝前趕路，何曾停下來打量過沿途的風景，更不必說坐下來，在清風明月中小酌一杯地靜靜地發呆。

當代人雖然已經被現實的職業折磨得發瘋，仍然不滿足，還要發明了網絡來讓自己的業餘生活也像工作一樣緊張。每日刷屏、遊戲填滿了每一分每一秒。人類的精神已經無處可逃。我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為我也深陷網中，無法自拔。

網絡時代的病症已經超過新冠肺炎的危害，最新的病有個洋名叫「SNS綜合症」。看起來玄乎，實際上簡單到弱智。就是有那麼一批SNS網站，以「開心」為名，讓大家在上面沒完沒了地消磨時間，玩各種自虐或虐人的遊戲。SNS大致是「社會性網絡服務」的意思，一不小心容易斷錯句子。也有人簡稱為「社交網站」，這就好懂了。

社交本來不是壞事，但SNS式的社交卻有點另類，看看他們當家的遊戲菜譜就知道了。十多年前玩得最多的是「搶車位」，你只要一註冊就獲贈一輛車，當然不會是什麼好貨色，你要想換寶馬、奔馳、勞斯萊斯，就得靠把車停在好友的車位來賺錢。還有「開心農場」，不過不是去辛勤耕耘，而是去辛勤偷菜，把朋友的菜都偷光，你就是牛人。還有「買賣好友」之類，把朋友當作奴隸買來賣去，聊博一樂。現在是把你拋到一個虛擬的荒島，你在這裏砍伐、種植、建房、築城，甚至娶妻生子等等，你就是你的國王。據說玩得最好的玩家，都是那些在生活中從來沒被人正視過的人，他們在現實中活得卑微，在遊戲中就活得牛逼。

這些網站掛在上面的廣告語是，「你每天都在快樂地進步着」，看起來似乎真是如此，玩家每天都在漲分，每天都在陞遷，每天都有道具在虛擬的空間叫賣，一片虛擬的熱鬧。但真的是進步嗎？

有心理學家一語道破：這實際上是當代人「人際焦慮」的表現，網上隨意處置事務「很容易挫敗人們處理現實的能力，進而形成新的心理封閉，導致現實交友、工作等能力的全方位退化」。

說得好像很嚴重，在我看來，比這還要嚴重。那些「開心」的網站可以讓玩家屏蔽掉面前的現實，但代價往往是讓他們最終被現實所拒絕和拋棄。當代人從整體上在退化，這是不爭的事實。汽車愈來愈多，肢體愈來愈弱；食品愈來愈精，胃口愈來愈小；錢包愈來愈豐厚，慾望愈來愈膨脹；醫療愈來愈發達，疾病愈來愈可怕。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不是現在的傳染病愈來愈多，而是我們的免疫力愈來愈低下。

跟身體的免疫力低下比起來，我們精神的免疫力更是江河日下。孔子時代沒有電腦、汽車，但有了《論語》，此後的2,500年，沒有思想能出其右。春秋戰國時期，孔孟老莊紛紛出世，後人只有解釋、補白的份，我們的思考能力沒有漲分，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菜可以偷了。偷了孔孟老莊的菜，佔了孔孟老莊的車位，然後我們讓孔孟老莊去「打醬油」，我們每天都在快樂地退步着，卻以為我們在進步。這本來是二十一世紀最不開心的事情，現在卻被當成最開心的標本，在網絡世界裸露着，在白領人群傳染着，像不可遏止的傳染病。

記得看過一本書，書名忘了，大致是說一個叫沙伯衣的人在沙漠裏迷了路，他試圖找到來時的方向，但他找不到，卻朝着誤以為的方向行走，每走一步他都以為離來時近了一步，最後渴死在沙漠中心。

但願我們不要成為沙伯衣，在每天大踏步地退步時，誤以為我們在快樂地進步。